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十 金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

罪福篇第八十
欲蓋篇第八十

罪福篇此有四部

述意部　業行部
罪行部　福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相翻明闇相反罪福冝對取若日前所以惡名備墜善謂清升福是富饒禍為摧折故知罪惡之法不可不除福善之功無冝不造聖教明白升沈可觀也

業行部第二

述曰此行名聖說不定所謂罪行諸經或說名黑黑業及不善業凡夫福行諸經或說名黑白業及以善業名雖種種行體無殊行體云何如智論說殺害等是不善業布施等是善業此則是說罪福二行言殺等者等取十惡所名罪行言施等者等取事中戒定等業同是世善俱名福行此

無善中入禪定者望欲界亂善名不
動行若望出世理觀智慧此緣事修
明名福行如說六度前五度中所有
禪定通亦名福但諸罪福人行不同
或專修福或唯造罪或復有人罪福
俱行專修福者所謂淨心爲益他人
行施戒等唯造罪者謂無慈悲動身
口惡皆爲損他罪福俱者謂修福時
內心不淨或兼損物此則是其染累雜
業非純淨故亦名不淨若論罪行麤顯
可知若論雜業與淨福行有同有異
細隱難知謂諸修福據其外相事中
信樂所作皆同若據內心爲自爲他
所求各別精麤不等以諸修福外同
內異故有純雜二業不同若能調心
慈悲愍物隨所施爲皆成大善若不
守念觀相修福內麤外細準成雜業
觸彼愚情雖謂過世理盡違道亦
非淨福以修福時不觀生空我倒帶
行徧逼二性所有作業與倒相應是
假取性是故違道以不善心多求世報
又多求名故非淨福以此純雜世俗多
迷今略偏論令人識行

先論雜業後明淨福但諸雜業皆有
麁細麁者為惡兼損他人細者自為
唯求世報先論麁雜若就施論或有
非法取財施者如盜他物以用布施此
感來報還常衰耗施已生悔得果亦
然故優婆塞戒經云若人施已生於
悔心若劫他財持以布施是人未來
雖得財物常耗不集或有為施兼損
他者謂若施時不正念善或生瞋恚
或起高慢當墮惡道雖得福報名中
別受不感人天故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急性多瞋怒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龍身能作大布施高心輕蔑人
由斯業行生大方金翅鳥
若為修福求世報者如捨財時自求
來報或恐身財無常故捨或為名聞
專求自益此非慈悲為濟貧苦猶如
市易非純淨業是以經中名不淨施
如百論說為布施者是名不淨施如
市易故報有二種現報者名稱敬愛
等後報者後世富貴等名不淨施譬如
買客遠到他方雖持雜物多所饒益
於非憐愍衆生以自求利故是業不淨

布施求報亦復如是以此證知無貪
慈愍自求名稱或為求報縱雖廣施
吉非淨業非淨故得報不精故今
別業報經云若為生天施或復求名
聞酬恩及望報恐怖故行施獲果不
清淨所受多麁澀施行既尒戒等諸
善不淨同此故百論云不淨持戒者自
求樂報若持戒求天上與天女娛樂
若人中富貴受五欲樂為婬欲故如
覆相者內欲他色外詐親善是名不
淨世外細心不淨持戒如阿難語難
陀說偈云
如羝羊相觸將前而更却汝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聞心專為益他得福則多又於施境
有貪有病或有知法而乏所須若施
令彼得益長善所施有宜獲福則多
故賢愚經云佛讚五施得福無量所
謂施遠來者遠去者病瘦者於飢餓
時施於飲食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現
世獲福此施有宜現獲多福不同求
名施非要處雖多割捨不得淨報又
隨喜他施者若嗜諸極麁造不善者

是其細罪亦得名善若望雜欲及事
為他此之雜法則是其罪故智度論
云麁人有麁罪細人有細罪故此雜
業罪福俱行從心非純是不淨業上
來明其罪福俱行是其欲界不淨雜
業竟若論淨業翻前可知故百論云
淨施者若人愛敬利益得福亦多故
因果經偈云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又丈夫論偈云
悲心施一人 功德大如地 為己施一切
得報如芥子 救一厄難人 勝餘一切施
衆星雖有光 不如一明月
若諸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惡
無性是為迷事取性常繫三有故智
度論云譬如蠅無處不著唯不著火
燄衆生愛著亦復如是善不善法
中皆著乃至非想亦著唯不著般若
波羅蜜性空大火以此證知無善惡
性常輪五道即當無佛性衆生也此
略明凡夫罪福二行迷事取性所依
經論竟

罪行部第三

述曰此明罪者就後福行説有罪行者但此罪行妄見境界執定我人取著違順便令自他皆成惡業是以經云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若人有我心又有得見者是人爲貪怨將入於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還見起深如夢見境起諸貪瞋稱彼夢者謂實不虛理實無境唯情妄見故智度論説如夢中無善事而善無瞋事而瞋無怖事而怖三界衆生亦復如是無明眠故不應瞋而瞋等故知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妄見起深心外雖無地獄等相惡業成時妄見受苦

如正法念經云閻魔羅人非是衆生罪人見之謂是衆生手中執持鉗鐵鉗彼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何以故以彼非是衆生數如油炷盡則無有燈業盡亦爾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閻浮提日光既現則無暗冥惡業盡時閻羅獄卒亦復如是惡眼惡口如衆生

相可畏之色皆悉磨滅如破畫
亦隨滅惡業盡壁亦復如是不復見
於閻羅獄卒可畏之色以此文證衆
生惡業應受苦者自然無中妄見地
獄問曰見地獄者所見獄卒及虎狼
等可使妄見彼地獄處閻羅在中判
諸罪人則有此境云何言無答曰彼
見獄主亦是妄見直是罪人惡業熏
心令心變異無中妄見實無地獄閻羅
在中故唯識論云如地獄中無地獄
主而地獄衆生依自然業見地獄主
與種種苦而起心見此是地獄處此
是夜時此是晝時我以惡業故見狗
見烏或見山壓以此文證善惡熏
心令心異見實無地獄是故心外雖無
地獄惡業成時強自妄見問曰此苦
業報既非善事寧不直爾說善令苦
何須稱情說苦業耶答曰善惡因果
法須相對若不說其貪等是過何由
得顯施等是善若不宣說三塗是苦
無由得顯人天等樂是故須說凡夫
罪行令人識知厭離歸善若鈍根者
聞此苦事生厭離時即求出世樂因此

静心修諸福業若利根者聞此苦業生
厭離時即求解脫因此轉心能修道
觀便於戒中得起出因故經言一
切煩惱皆是佛種故知苦業成辦之
本起善之緣是故須說若不說此惡
業罪行衆生不識常行不斷輪轉稱情
見說諸過惡貪心外無別苦唯
識無境心體常淨故經說言雖說貪
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
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
癡之過而知諸法不癡無礙雖示衆
生墮三惡道備受之苦而不得地獄
餓鬼畜生之相以此文證知罪行因
果唯心無外凡愚不解稱情方便須
說業苦同求兩門就其實教說罪體
眞無別可破以愚未解須定說罪此
是別明愚人迷眞妄解故須定說罪
行意也

福行部第四

述曰此明福行者對前罪行說此福行
先明凡夫修欲界善者但使亂心修
諸善福定生下界名欲界善五道之
中皆悉得起先就地獄述者依此要

說地獄之人亦有三善萌即是善地
三善根此雖成就非是現行以其難
處多不聞法思量趣道故無現行若
論生得善根地獄亦有如仙豫國王
殺五百婆羅門生地獄中令生信心
生甘露國故知現行若依成論亦說
地獄有善現行雖無力勵方便起善
修獲聖道然有生得善根起善謂諸
衆生無始已來曾修無關信進念等
未起邪見謗無因果此善不斷生便
得之名爲生得善依此善根得起善
心若有宿業感緣強者大聖現化令並
息爲說道法得修方便第二云生龍
等亦有修善如涅槃經佛說義時無
量鳥獸發善攝心生於天上若依此
量鬼言十善非律儀攝以其身口
七善律儀普於一切衆生處起以鬼
神不能受故故薩婆多論言生以癡
鈍故不發律儀若依成論鬼神言等
亦有得戒
若就人中北單越人雖成意地三善
業道而不現行不斷善故至劫盡時
人皆修禪彼獨不能離欲非今自餘

三方皆有十善有不具者
若就欲界六天以論即無出家別解
脫戒但有十善及在家戒故成論云
如天帝釋多受八戒龍等亦受不居
在人若論色界諸天以論依毗曇生
上失下上界不起下界善業以其界
地因果斷故身生上界下地法斷此
據有漏在下成上生上失下便不修
起若依成論上得成下亦得寄起下
界善業如諸梵天見佛禮拜發言讚
歎即是散善此是寄起欲界善業若
依毗曇毗婆沙論等梵天禮讚非欲
界善是其初禪威儀心起據此所依
無記非善據外身口是上色業此明
欲界亂善福業依身起趣竟
第二明色界四禪定業依身起趣若
鬼畜中值聖强緣能厭道者亦得修
起以其無漏依禪起故縱無根本淨
定正體必有麁淺未來禪心此未來
禪是色界業依此未來斷欲結時此
業則招初禪梵果若就人天以論修
色界業除北單越無修禪者自餘三
方及欲界天皆得修起色界十善謂

得禪者意地有三[illegible]所謂無貪無瞋正[illegible]
見若論身口七善業者謂依定心發
得禪戒禪戒則是身口七善故得禪
時有色十善若就無色諸天以論依
毗曇無色界天不得修起色界定業
生上捨下界地斷故若依成論凡生
無色亦得起下色界中業此明色界
禪定福業十善業道依身起處若論
無色四空定業依身起處三界人天
皆得修起上來明諸福行依身起處
竟若論聖人起福非闇凡夫希望故
述頌曰
尋因逢乃異　及捨趣猶輕　苦極思歸樂
樂極苦還生　豈非罪福別　皆由封著情
若斷有漏業　常見法身明
感應緣 略引一驗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
恪暴病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
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
汝弟證汝殺何故不招因呼恪弟弟
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嚴官問汝
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
慰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

自殺也恪曰使弟殺牛今是害縣國
事也恪何有罪焉官曰汝殺人會稽以
招慰為功用求官賞汝為己利何云
國事也因謂恪弟曰以汝殺兄故久
留汝兄今既違殺汝便無罪放任受
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敘官
又問恪曰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
令殺鴨供官客耳豈恪罪耶官曰官
客自有料無鴨汝以鴨供之將以美
譽非罪如何又問何故復殺雞卵六
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小年九歲
時寒食曰母與六卵因煮食之官
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說其
因耳皆自恪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
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來執
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
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
皆不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
濫耶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為不錄
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
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
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
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之

司一百億忽鞭訖血流灑地既而唱
格生來所作之福亦無造者官謂格
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歸七日
可勤進福因遣人送出將蘇格大集
倫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
至七日家人辭決俄而命終臨家兄
為遂府屬故妾之也

欲蓋篇第八十一 此有二部

五欲部第一 五蓋部第二

五欲部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欲障部 欲繫部 呵欲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經論行者修道皆云五欲是障
道之本若不學斷無由證聖故知根本
略述三種一自內五根二外諸五塵三
所生五識由此三故能生染欲故涅槃
經云善男子譬如惡象心未調順有
人乘之不隨意去遠離城邑至空曠
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
人遠離涅槃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
處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惡五根
使臣亦復如是常教眾生造無量惡

經言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勅則無
惡不造不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
長善言教勅無惡不造善男子凡夫
之人不攝五根為地獄畜生餓鬼
之所賊害亦如盜賊害及善人又遺
教經云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為害甚
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
之如賊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
滅也夫論蓋者是菩薩覆義謂覆障行
者令意性昏沈定慧不明隱沒善人
是修正道障故名為蓋故對法論云
此蓋能令善品不得顯了是蓋義覆
蔽其心障諸善品令不得轉故名蓋
義前之五欲從外五塵而生此之五蓋
從內五根而發也

欲蓋部第二

述曰夫論五欲者既有其根便發五
欲繫縛眾生不得解脫故涅槃經云
凡夫之人五欲所縛令魔波旬自在
將去如彼獵師擒捕獼猴擔負歸家
善男子譬如國王安住己界身心安
樂若至他界則得眾苦一切眾生亦
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

[illegible]

樂若至他界則過惡處又諸苦惱自
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
也五欲者男女身上色聲香味觸等
是也即此五欲希須爲義貪著五塵
名爲欲也并意識觸緣之境名曰法
塵此之六塵非直名爲塵所行處復
得惡賊之名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
能劫一切人民財寶六塵惡賊亦復
如是能劫一切衆生善財如六大賊若
入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
惡令巨富者忽尒貧窮是六塵賊亦
復如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
法善法既盡貧窮孤露作一闡提是
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

欲障部第三

述曰夫論欲過者謂五欲嬰纏六塵
惡賊佛判邪惑迷障佛性故涅槃經
云衆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
是邪倒增長諸漏爲一切凡夫取著
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
生貪心故爲色繫縛乃至爲識之所
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於生老病
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又云若有菩

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
語謿調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
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如是
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汙辱梵行
令戒雜穢不得名爲淨戒具足又智
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於諸衰中
女衰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
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妒瞋諂妖穢
鬪諍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小人
心淺智薄唯欲是親不觀富貴智德名
聞專行欲惡破人善根桎梏枷鏁閑
繫囹圄雖曰難解猶尚易開女鏁繫
人深著根深無可得脫衆病最重如
佛偈言

寧以熱鐵　宛轉眼中　不以深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著想
迴面攝眼　美言妒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婬羅慾網　人皆沒身
坐臥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
爲之所醉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蚖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有智之人　所不應視　若欲觀之

當如母姊[illegible]諦觀觀之[illegible]不淨塡積[illegible]
婬火不除 爲之燒滅
色過旣介自餘香味觸等例皆如然
一切衆生無始已來永流生死不能
出離者寔由女色繫縛難脫旨無慧
眼見生死坑致之陷墜今惟道俗不觀
欲患向之馳走何日返之得免斯過心
常被染不能暫捨戒尚不存寧有定
慧佛性觀哉故涅槃經偈云
作惡不即受 如乳即成酪 猶灰覆火上
愚者輕蹈之

呵欲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行者當呵五欲云哀哉
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求之不已將
墜大坑得之轉劇如火炙疥五欲無
益如狗齩骨五欲增爭如鳥競肉五
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
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
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
不捨爲之後世受無量苦此之五欲
得時須臾樂失時爲大苦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不知傷舌其五欲者名爲
色聲香味觸此之五事禪家正障若

欲修定皆應棄之
第一呵色欲過如頻婆娑羅王以色
故身入敵國獨在婬女阿梵婆羅房
中憂塡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
足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色欲過
失
第二呵聲欲過者如聲相不停暫聞
卽滅愚癡之人不解聲相無常變失
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
念而生著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
陀羅女於雪山池中浴聞其歌聲卽
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諸功
德後墮惡道有智之人觀聲生滅前
後不俱無相及者作如是知則不染
著若斯人者諸天音樂尚不能亂何
況人聲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聲
欲過失故論云如五百仙人飛行時
聞緊陀羅女歌聲心著狂醉皆失神
足一時墮地如聲聞聞緊陀羅王七
爲摩彈奏歌聲以讚法實相讚佛是
時須彌山及諸樹木皆動大迦葉等
諸大弟子皆於座上作舞不能自安
天須菩薩問大迦葉汝最大耆年行

於頭陁第一今何故不能制心自安
大迦葉答言我於人天諸欲心不傾
動是菩薩無量功德報聲復以智慧
變化作聲所不能忍譬如八方風起
不能令須彌山動若劫盡時毗嵐風
至吹須彌山令如腐草
如阿修琴常自出聲隨意而作無人
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是福德
報生故隨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復如
是無所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
是無量福智因緣故
第三呵香欲過者人謂著香少罪深
愛於香開結使門雖復百歲持戒能
一時壞之如有阿羅漢常入龍宮食
食已以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有幾
飯數粒沙彌嗅之大香食之甚美便作
方便入師繩牀下兩手捉繩牀脚其師
至時與繩牀俱入龍宮龍言此未得
道何以將來師言不覺沙彌得飲食
已又見龍女身體端正香妙無比心
大染著即作惡願我當作福奪此龍
處居其宮殿龍言後莫將此沙彌來
沙彌還已一心布施持戒專求所願

願早作龍是時繞寺足下水出自知
必得作龍徑至師本入處大池邊以
袈裟覆頭而入即死變為大龍福德
大故即殺彼龍舉池盡赤未爾之前
諸僧及師呵之沙彌言我心已定心
相已出將諸衆僧就池觀之如是因
緣由著香過復有一比丘在於林中
蓮華池邊經行聞蓮華香鼻受心著
池神言汝何以捨彼林下禪靜坐
處而偷我香以著香故諸結臥者皆
起時更有一人來入池中多取其華
掘挖根莖狼藉而去池神默無所言
比丘言此人破汝池華汝都無言我
但池岸邊行便見呵罵云我偷香池
神言世間惡人常在罪垢糞中不淨
沒頭我不共語也汝是禪行好人而
著此香破汝好事是故呵汝譬如白
疊鮮淨而有黑物點汙衆人皆見彼
惡人者譬如黑衣以墨點黑人所不
見誰問之者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
呵香欲過失
第四呵味欲過者當自覺悟我但以
貪著美味故當受衆苦洋銅灌口求

熱鐵丸若不觀食嗜心堅著者墮不
淨蟲中如一沙彌心常愛酪諸檀越
餉僧酪時沙彌每得殘分心中愛著
樂喜不離命終之後生此殘酪瓶中
沙彌師得羅漢僧分酪時語言徐徐
莫傷此愛酪沙彌諸人言此是蟲何
以言愛酪沙彌答言此蟲本是我沙
彌但坐貪愛殘酪故生此瓶中師得
酪分蟲在中來師言愛酪人汝何
以來即以酪與之復有一國王名曰
月分王有太子愛著美味王守園者
日送好果園中有一大樹樹上有鳥
養子常飛至香山中取好香果以
養其子眾子爭之一果墮地守園
人晨朝見之奇其非常即送與王王
珍此果香色殊異太子見之便索王愛
其子即以與之太子食果得其氣味
染心深著日日欲得王即召園人問
其所由守園人言此果無種從地得
之不知所由來也太子啼泣不食王
催責園人汝得之園人至得果處
見有鳥巢知鳥銜來翳身樹上伺欲
取之鳥母來時即奪得果送日日如

[illegible] 第十二張

是鳥母怒之於香山中取毒果來其
香味色令似前者國人奪得輸王王
與太子食之未久身肉爛壞而死如
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味欲過失
第五呵觸欲過者此觸是生結使之
因是繫縛心之本何以故餘四情各
當分此則偏身深著以其難捨常作
重罪尒時世尊為諸比丘說本生因
緣過去久遠世時波羅柰國山中有
一仙人以仲秋之月於澡盤中小便
見鹿麚麀合會婬心即動精流盤中
麀鹿飲之即時有身月滿生子形類
如人唯頭有一角其足似鹿麀當產
時至仙人庵邊而產見子是人以付
仙人而去仙人出時見此鹿子自念本
緣知是已兒取已養育及其年大勤
教學問通十八種大經又學坐禪行
四無量心得五神通一時上山值霖
雨泥滑其足不便躃地破其軍持又
傷其足便大瞋恚以軍持盛水呪令
不雨仙人福德諸龍鬼神皆為不雨
不雨故五穀五果盡皆不生人民窮
乏無復生路波羅柰王憂愁懊惱命

諸大臣集議雨事明者議言我得聞
仙人山中有一角仙人以足不便故上
山蹶地傷足瞋祝此雨令十二年不
墮王思惟言若十二年不雨我國了
矣無復人民王即開募其有能令仙
人失五通屬我為民者當分國半治
是國有婬女名曰扇陀端正巨富來
應王募問諸人此是人非人眾人言
是仙人所生婬女言若是人者我能
壞之作是語已即取金盤盛好寶物
語王言我當騎此仙人項來婬女即
時求五百乘車載五百美女五百鹿
車載種種歡喜丸皆以眾藥草和之
以彩畫令似雜果及持種種大力美
酒色味如水服樹皮衣行林樹間以象
仙人於仙人菴邊作草菴而住一角
仙人遊行見之諸女皆出迎逆好華
妙香供養仙人仙人大喜諸女以美
言敬辭問訊仙人將入房中坐好牀
蓐與好淨酒以為淨水與歡喜丸以
為果蓏食飲飽已語諸女言我從生
已來初未得如此好果好水諸女言
我一心行善故天與我願得此好水

好果仙人問諸女言汝以何故膚色
肥盛答言我曹食此好果飲此美水
故肥如此女白仙人言汝何以不在
此間住答曰亦可住耳女言可共澡
洗即亦可之女手柔軟觸之心動便
與諸女更互相洗欲心轉生遂成婬
事即失神通天為大雨七日七夜令
得歡樂飲食七日以後酒食皆盡繼
以山水木果其味不美更求前者答
言已盡今當共行去此不遠有可得
處仙人言隨意即便共出去城不遠
女便在道中臥言我極不能復行仙
人言汝不能行者騎我項上當擔汝
去女先遣信白王王可觀我智能王
勑嚴駕出而觀之問言何由得尒女
白王言我以方便力故今已如此仙人
無所復能令住城中好供養恭敬之
足吾所欲拜為大臣住城少日身轉
羸瘦念禪定心樂厭世欲王問仙人
汝何不樂身轉羸瘦仙人答王我雖
得五欲常自憶念林閒閑靜諸仙遊
處不能得去王自思惟若能強違其
志為苦苦極則死本以求除畢今

已得之當復何緣強奪其志即發道
之既還山中精進不久還得五通佛
告諸比丘其一角仙人者即我身是
也其婬女者今耶輸陀羅是爾時以
歡喜丸惑我我未斷結爲之所惑今
復欲以襍歡喜丸惑我不可得也以
是事故知細輭觸法能動仙人何況
愚夫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觸欲
過失如是能呵五欲便除五蓋也

五蓋部第二

問曰云何爲五答曰一貪欲蓋二瞋
恚蓋三睡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
第一貪欲蓋者謂端坐修禪心生欲
覺妄念相續求之不已遂致生患如
智度論術婆伽以思王女欲心內發
尚能燒身延及天祠況生欲毒熾而
不燒諸善法必若著欲無由近道故
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持鉢福衆生　云何縱欲塵
沈沒於五情　已捨五欲樂　棄之而不顧
如何還欲得　如愚自食吐　諸欲求時苦
得時多怖畏　失時多熱惱　一切無樂處
諸欲患如是　云何能捨之　得福禪定樂

則不爲所其

第二瞋恚者瞋是失諸善法之根
本墮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怨家善
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禍患之刀斧
若修道時思惟此人惱我及惱我親
讃歎我怨圖度過去未來亦復如是
是爲九惱處故生瞋瞋令覆心故名
爲蓋當急棄之無令增長如智度論
釋提婆那以偈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呑滅一切善

佛說偈答云

殺瞋即安隱 殺瞋即無憂 瞋爲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如是知已當修慈悲以忍除滅令心
清淨觀聲空假不應起瞋故智度論
云菩薩知諸法不生不滅其性皆空
若人瞋恚罵詈若打若殺如夢如化
觀聲本無唯是風聲從緣而有何須
可瞋故論云如人欲語時口中風名
憂陀那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
觸七處起是名語言如偈言

風名憂陀那 觸臍而上出 是風七處觸

頂又斷齒骨舌咽及以肉胃是夫中[illegible]
愚人不解此惑著是語法
又優婆塞經云有智之人若遇惡罵
當作是念是罵詈字不一時生初字
生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復滅
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是風聲我云
何瞋故智度論云菩薩觀衆生雖復
百千劫罵詈不生瞋心若百千劫稱讚
亦不歡喜了知音聲生滅如夢如響
第三睡眠蓋者謂內心昏憒名之爲
眠五情暗蔽放恣支節委臥垂熟名
之爲睡此睡眠蓋能破今世後世實
樂如此惡法最爲不善何以故餘蓋
情覺可除眠如死人無所覺知以不
覺故難可除滅如智度論菩薩教誡
睡眠弟子說偈云

汝等勿抱死屍臥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身　諸苦痛集安可眠
如人被縛將去殺　災害垂至安可眠
結賊不滅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宿
亦如臨陣白刃間　爾時云何而可眠
眠爲大暗無所見　日日欺誑奪人明
以眠覆心無所見　如是大失安可眠

第四掉悔蓋者有三一口掉者謂好
喜吟詠諍競是非無益戲論世俗言
話等名為口掉二身掉者謂好騎
乘馳騁放逸動力相撲扼腕指掌等
名為身掉三心掉者心情放逸縱意
攀緣思惟文藝世間才技諸惡覺觀
等名為心掉掉之為法破出家心故
智度論偈云
汝已剃頭著染衣　執持瓦鉢行乞食
云何樂著戲掉法　放逸縱情失法利
既無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
棄之所言悔者若掉無悔則不成蓋
何以故掉時猶在緣中故後欲入定時
方悔前所作憂惱覆心故名為蓋但
有二種一者因掉後生悔如前所說
也二者作大重罪人常懷怖畏悔箭
入心堅不可拔如智度論偈云
不應作而作　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燒
後世墮惡道　若人罪能悔　悔已莫復憂
如是心安樂　不應常念著　若有二種悔
若應作不作　不應作而作　是則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諸惡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第五疑蓋者謂以疑覆心故於諸法 [illegible]
中不得定心定心無故於佛法中空
無所獲如人入於寶山若無有手無所
能取復次通疑甚多未必障定今障
定者有三種疑一疑自二疑師三疑
法一疑自者而作是念我等諸根暗
鈍罪垢深重其非人乎作此自疑定
慧不發若欲學法勿當自輕以宿世
善根難測故二疑師者彼人威儀相
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教我作是疑
慢即為障定欲除之法如臭皮囊中
金以貪金故不可棄於皮囊行者亦
尒師雖不清淨亦應生於佛想三疑
法者如世人多執本心於所受法不
能即信敬心受行若生猶豫即法不
染心何以故如智度論偈云

如人在岐道　疑惑無所取　諸法實相中
疑亦復如是　疑故不勤求　諸法之實相
是疑從癡生　惡中之惡者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實真有法　於中莫生疑
汝若懷疑惑　死王獄吏縛　如師子搏鹿
不能得解脫　在世雖有疑　當隨妙善法
譬如觀岐道　利好者應逐

問曰不善法無量無邊何故但捨五法
答曰此五法中名雖似隱義該三毒
亦通攝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第一貪
欲蓋即是貪毒第二瞋恚蓋即是瞋
毒第三睡眠蓋疑蓋即是癡毒其掉
悔一蓋即是等分攝合爲四分煩惱
一中即有二萬一千四中合有八萬
四千諸塵勞門是故若能除此五蓋
即能具捨一切不善之法譬如負債
得脫重病得差如飢餓人得至豐國
如於惡賊之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
行者亦爾除此五蓋其心清淨譬如
日月以五事覆翳煙雲塵霧脩羅手
障則不明了心亦如是合喻可知

頌曰

五欲昏神識 五蓋覆福男 六根成苦業
六賊亂心色 欲浪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三毒障令空 四流漂不息 至今雖改修
斷善方未極 鵜鶘既無窮 復攀此焉踣
自非絕欲蓋 何能遠升陟 齊軟屆寶城
共觀能行德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